

参江新入水

第一輯

走出风景线

漓江文学院编

10

目 录

小 说

小桥流水人家·····	江西	易定国 (1)
《小桥流水人家》简评·····		庞俭克 (17)
带泪的处女作·····	吉林	刘文静 (19)
《带泪的处女作》简评·····		庞俭克 (30)
谁是第三者·····	内蒙古	白明泽 (32)
《谁是第三者》简评·····		廖润柏 (45)
金河魂·····	云南	朱冬才 (46)
《金河魂》简评·····		廖润柏 (62)
第五根电杆·····	黑龙江	张立波 (63)
《第五根电杆》简评·····		朱寿兴 (65)
门前, 那条灰蒙蒙的路·····	广西	黄珊 (66)
《门前, 那条灰蒙蒙的路》简评·····		朱寿兴 (69)
宅地·····	广西	吕斌 (71)
《宅地》简评·····		朱寿兴 (85)
酒事·····	广西	刘德宏 (86)
《酒事》简评·····		李海鸣 (91)
醉夜·····	云南	苏玉珂 (92)
《醉夜》简评·····		李海鸣 (98)
吻的故事·····	江苏	徐幼强 (99)
《吻的故事》简评·····		吴昌明 (105)

抽屉上锁以后	浙江	赵晓瑛(106)
《抽屉上锁以后》简评		吴昌明(112)
土话	广西	龚志林(113)
小小说要小而精——兼说《土话》		李侃(115)
婚嫁前的搏斗	江苏	郭万民(117)
角色	内蒙古	李凤霞(128)
路弯弯扭扭到家门	广西	刘建军(132)
心债	广西	梁福(141)
故土魂	广西	游辉阳(151)
山山	广西	黄珊(162)
老了	广西	吕斌(165)
喜日	四川	王宽(178)
绿心潭的忏悔	广西	肖桂波(191)
走出风景线	安徽	刘人云(210)

散 文

秋韵	河南	随静(221)
《秋韵》简评		庞俭克(222)
喝早茶	河南	随静(223)
《喝早茶》简评		孙如容(225)
秋魂	吉林	刘文静(226)
雪	甘肃	苏义祥(229)
茶山	云南	李静媛(231)
塔山随笔	安徽	诸代义(234)
远去了的斗笠	广西	钟赤垣(236)
乡宴	陕西	曲清扬(239)
游水帘洞	湖南	龚海英(241)

诗 歌

- 春风（外二首）……………广西 曾沛繁（243）
 《春风》简评……………孙如容（244）
 星期天的逃避（外一首）……………云南 刘 剑（247）
 《星期天的逃避》简评……………朱寿兴（247）
 如梦令·春晓 春牧……………广西 李明果（249）
 《如梦令·春晓 春牧》简评……………李海鸣（249）
 车间素描（二首）……………广东 晓 梦（250）
 车间挺有诗意 ——《车间素描》简评
 ………………李 侃（251）
 恋意（外一首）……………吉林 刘文静（252）
 父亲的脊背（外一首）……………黑龙江 阎广文（253）
 给祖国（外一首）……………陕西 杨克雄（255）
 悲歌（外一首）……………浙江 陈淑芳（257）
 接纳春天……………河南 冷慰怀（259）
 太阳花……………河南 林 平（261）
 流云（外一首）……………内蒙古 安 涛（262）
 枫叶……………江苏 杨 勇（264）
 因为春天……………广西 黄春吉（265）
 电焊工……………江苏 沈红益（267）
 假如……………四川 魏传军（268）
 欺骗（外一首）……………安徽 张友季（269）
 织网……………广西 韦德志（271）
 想起……外公……………江苏 牟 红（272）

怀念（外一首）·····	河南	杨新民(274)
老人·····	广西	黄翠萍(277)
黎明城意象·····	云南	存文榕(278)
青春无悔·····	广西	刘代继(279)
船家·····	湖南	胡双峰(281)
等·····	广东	梁红霞(283)
致女友·····	广西	龙 琨(284)
共鸣·····	河南	魏 茹(286)
月季·····	广西	何运平(287)
忆·思·····	广西	林明雄(288)
旧梦不知己（外一章）·····	广西	苏日山(289)
心海（外一章）·····	广西	韦瑛生(291)

小桥流水人家

易定国

绵延起伏的云岭山脉中，有条弯弯曲曲的冷水河。冷水河一不能行船，二不能放竹排，实实在在只能算条小溪。山里人没有见过长江、黄河，是水便冠以河的名称。

河也好，溪也好，年年月月地流着，朝朝暮暮地淌着。它从云岭山里流出，流到云岭坳里，绕个大弯，再向山外流去。沿着小溪是山民们用流着汗水的脚踩出来的盘盘曲曲的山路。从云岭坳上溯三十多里，是小溪的源头，也是路的尽头。

源头上有座丈许的独木桥，桥头有户人家，那房子，红土筑就的墙，杉树皮铺盖的屋顶，三间屋，外加一个拖背。屋前一块晒坪，可晒米谷与山货，坪下是那奔流不息的潺潺小溪；屋后是浓密的山林。苍劲的树木，葱郁的竹林覆盖在小屋的上面；红红白白的山花开放在屋子的四周；山风吹来，花香弥漫，枝摇叶动。

“早去早回啊！”她站在屋门口这样说。

“哎！”他边往身后插斧子和砍刀，边走边应一声。

她看着他走过晒坪，踏上小桥，再走上山路，直到隐入那幽深的林子，与那大山融为一体，方收拢视线。

林子里传来山歌声：

打只山歌宽下心，

想妹十年到如今，

油盐柴米样样有，

老婆虽老也称心。

一丝苦笑爬上她的脸颊。再过一年，她就四十八了。脸上皱纹不多，但丝丝挂着忧郁，皮肤并不黑，山里太阳照得少，看上去只有四十三、四年纪。

她是她的男人么？说是也不是。

那她的丈夫呢？一个多月前在一次倒树中，被碗口粗的枝丫打在头上，爬到家门口便断了气。她哭自己命苦；她哭没有能为他生个儿子；她哭自己八字煞辣，克死才共眠一年的好男人。

她是云岭那边野鸡窝人，两年前死了第二个丈夫，经人说合，嫁到这里来的。原想换换风水，谁知这里的丈夫又死了。她守着三间屋，一块山林，再也不想走了。

那眼前的他是她的什么人？

他叫蛮子，今年才三十挨边。

那是一个多月前，她丈夫死的时候，蛮子来帮忙料理后事。他住在离这里十多里远小溪下游的冷水湾。

她的丈夫死后，没有云岭坳里死人那样荣耀，连喷呐客也不愿爬三十多里山路寻那几个钱。她无能为力，只用他亲手砍下来的木头夹了副棺木，草草地埋了。

帮忙的几个人都走了，蛮子没有走。

山里夜断得早，日脚还在树尾上，屋前就灰暗了。

“蛮子，”她还在抽泣着，“亏得你来帮忙，他，他才上了山。”

“莫说这些，都是山里人。他还是我的师傅呢！”蛮子看着她忧伤的脸，心里也不好受。

她男人的衣服是蛮子帮着穿上的。那男人死后，手脚硬得快，她一个人怎么也穿不上。

“你弯弯手啊，在给你……给你穿衣呢！”她边哭边嚤嚤地说着，似乎怕吓着了他。先前的人说，为死人穿衣，得叫几声，否则穿不上。

蛮子在屋檐下准备下葬用的石灰，停下手，过去帮忙穿衣。

扯手扯脚好一阵子，才把五个领，三个头（裤头）扯扯扮扮地穿上了。

没有后代为死者穿衣，没有后人作祭文，没有人插烛上香，没有人烧冥钞，冥衣……

她眼见蛮子代替了一个儿子应当做的一切。

她感激蛮子，要把些钱给他：

“蛮子，拿着辟辟邪。”她将一张拾元的票子塞给他。

蛮子没有接，似乎不信邪。

“不行。”她几乎急得要哭，收回拾元换成一元，“老规矩还是要的。”

蛮子收下了一元钱。

“天要断黑了，你请回吧！”

蛮子听着，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未起身。

“那就屋里坐吧。”一股山风吹乱了她额前的黑发，“莫着了凉。”

蛮子进了屋。

蛮子住下了。

他住西房，她住东房。

一连三天，每天，他为她死去的男人上香，供神，跪拜。

第四天起，蛮子将她男人丢在那山里的木头一根一根扛

到屋前的晒坪上。似乎要完成他在这里的最后使命——做完一个女人所不能做到的事。

“莫累倒了，坐一会吧。”她把三个荷包蛋放到八仙桌上，站在门口说。

“不累，还有一转就全回来了。”蛮子用手巾揩揩汗，踩着桥上的点点花瓣，进山去了。

她站在门口，望着蛮子的背影，心下动了动，胸前的两只奶子也颤了颤。随即将荷包蛋端进厨房，蒸在锅里。

蛮子和她男人砍过树。蛮子拜她男人为师，关系处得好好的。怎样才能防备树丫打人，是他教给蛮子的。蛮子没想到，他的师傅竟死于无情的树丫。当他得知师傅去世的消息时，蛮子没有忘记师傅曾对他说过，砍树是个危险活，如有不测，要托他照顾师母。当时，象是随便说说，谁知今日真的灵验了。蛮子觉得好悲伤。

蛮子扛着最后一根木头回来了。进到屋里，咕冬咕冬喝了一钵子冷茶，喝得分外痛快。

“吃吧，莫饿坏了。”她站在桌边，望了眼蛮子，又看了看桌上那碗刚端出来的荷包蛋。

蛮子抹了抹嘴上的茶水，坐到了桌边。

“饭也快熟了。”她说进厨下炒菜去了。

有一日，她和蛮子面对面坐在桌边吃夜饭。土墙上的竹篾火把一闪一闪，烧得剥剥作响。

“蛮子，你该成个家了。”她轻声轻气地说，象母亲劝导儿子。

蛮子没做声，扒口饭，摇了摇头。

蛮子的爹娘五、六年前过世了。在世时，他娘曾带蛮子

到云岭坳里去相过几个妹子。说得好好的，一听蛮子家在山里，一个个都打扁嘴巴，嘻笑着走了。爹娘一死，蛮子娶老婆的事更无望了。

这些都是这两天蛮子断断续续说出来的。

“要娶。总会有个把妹子愿到山里来。”

蛮子扒了一大口饭，又摇了摇头。

“那就不娶了？”

蛮子放下碗，还是摇了摇头。看不出是回答娶还是不娶。

“要娶！唔，要娶。蛮子娶得到老婆。”她的脸上有一丝安慰蛮子，似乎也是安慰自己的微笑，尽管很淡，很淡……

蛮子抹了抹油嘴，点了下头，点得好重。

有人为蛮子说亲，这是蛮子最巴望的。他打消了回冷水湾的念头，巴望有一天她能为自己带回个妹子来。

蛮子扑地一声跪在她的面前：

“叔母，蛮子讨老婆就拜托叔母了！”

她一把扶起蛮子，认了这个干侄子，眼含热泪：

“蛮子，只要叔母有口气在，典卖家产也要为你找到个妹子，绝不让你打单身。”

有一日，她把中午的饭菜热在锅里，穿了身洁净的衣服，提上几斤笋干和辣椒，到云岭坳里去了。她要了却这桩心愿，为蛮子找个妹子，那怕相貌差一点的都行。

蛮子背着斧子和砍刀，沿着小溪，朝林子深处走去。

叔母去为他说合妹子，想到有线希望，走在山路上一身轻松了许多。

她把笋干和辣椒卖了，就去找坳里那个能说会道的媒人

婆婆，托她介绍个妹子。

“妹子倒是有，只是有点破相。”那媒婆笑着说。

“啥破相？”她笑着脸说，“只要能吃会做，有点破相不要紧。”

“是啊，我得把话说前头。如今做媒不比先前了，得把丑话说面前，免得政府说闲话。”媒婆一五一十点着手指头说。

“是呀是呀！你说说看。”

“这坳边上就有一个。”

“人长得还好么？”

“长相是顶好，只是吃饭要人喂，走路要人牵一牵。”

“啊！”她心想，怎能为蛮子找个这样的妹子呢？“还有么？”

“有呀！”媒婆的脸立时变了色。“读过书的也有呀！可你那蛮子配得人家上么？嗯！”

她知道蛮子未上过学，知书识字的妹子是娶不到的。便问：

“有没上过学的妹子么？”

“住在山角落里，正正当当的妹子哪个愿去？唔！”媒婆双手一摊，再也不说话了。

她失望了，怨怨艾艾地离开了媒婆家。

她在云岭小街上转了转，没碰上能说话的熟人，便匆匆往回赶了。

当蛮子从山上砍回来第二根木头时，日脚放斜了。蛮子从锅里端出饭菜吃了。他晓得，不到下半昼，叔母是不会转来的。

蛮子吃好饭，拿起柴刀，在屋后砍了一担杂柴回来，柴

刚放到拖背厨房边，她从山路上回来了。

“叔母回来了。”蛮子跑过木桥，接过她手中的篮子，篮子里放着花布、干鱼和猪肉。

“蛮子。”她在屋檐下的竹椅上坐着，笑盈盈地说，“有望了。”

“真的？”蛮子象细伢子一样蹲到她面前，“是哪里的？”

“不。”她望着山外远远的地方，默了默神，把找媒人那事瞒了，却说，“坳里在修路了。”

“修路？”蛮子不解，这与讨老婆有何相干。

“是呀，”她说，“明年就要修到家门口，还要修到云岭那边的野鸡窝去，通到浏阳县城。”

“啊……”蛮子的脸晴转多云。

“那时，可以雇辆车把妹子接家来。”她喜着脸说。

“那时……那时……”蛮子眼里闪着迷惘的光，看着远处的天空，那儿飘着一朵云。

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几天，谁也没说蛮子讨老婆的事，各人做着各人该做的内外事。

一日，蛮子肩了一节六尺长的筒子木料去云岭坳里卖。这筒子料百多斤重。蛮子有一副好肩膀，有板结的腰身，全身有顶梁柱的力气，走在崎岖小路上，就象肩的是一根冬茅。

云岭坳是乡政府所在地。不是镇子，也不是墟场，一条街，细伢子屙尿能从街头洒到街尾。几间商店，几个国家单位。人也不多，买的卖的，匆匆来，匆匆去；山里来的，打个转身又回山里去。

蛮子肩着筒料刚下岭，远远地就见坳里真的有一帮人在

修路。走近一看，果见那路修得好宽，着实要过汽车的架势。

有几个修路的认得蛮子，对他说：

“蛮子，明年就不用肩了，汽车开到你家门口去拉料。”

“莫操心讨不到老婆了！”这人曾见蛮子在茶店里相妹子，请人吃点心喝开水。

再走过点，又见有人在竖电线杆子，说是要把电送到冷水湾去……

蛮子很快就将筒子料卖给单位上的人了。买了一斤红毛线，扎实地包好，背在肩上回山了。

蛮子怀着一种莫名的喜悦走在山路上，步子迈得轻快，好象肩上背的不是红毛线，而是一个红衣服的黄花妹子。

快到冷水湾了，传来热热闹闹的唢呐吹打声。蛮子紧跑几步，只见前面山路上，几担嫁妆早在前边走了，一溜迎亲的人在后边走得欢欢腾腾的。

那迎亲队由两根披着红绸的桂竹子引路，吹吹打打的唢呐声，高低快慢，讨人喜欢！四个穿着红背心的后生抬着一顶花轿，一闪一闪地，走得不紧不慢，坐在里面的新娘子一定蛮好看，后边紧跟着一溜迎亲的男男女女，个个穿着新衣，人人脸上嘻嘻笑。

蛮子晓得，那是冷水湾根伢子讨到老婆了。根伢子比他小五岁，今日交到了桃花运。

蛮子边看边跑，跑到了花轿边。他往那轿里瞧新娘：哟，好漂亮，红衣红裤，新袜新鞋，眉清目秀，满脸羞笑。蛮子扳着轿，跟着走，迷了心思，勾了魂魄。

“蛮子，你哪个日子娶亲呀？”

“蛮子，那日子我来跟你抬花轿，好么？”

“多积攒几个钱呐！”

“蛮子有钱，莫操这多心！”

蛮子放开轿，站在路边，没有答理，只是嘿嘿地笑着。

迎亲队转个头，拐个弯，吹吹打打进冷水湾去了。

山路上又是一片死寂。

蛮子踢踢踏踏地走着，那日脚斜了，照在他脸上，看不出那脸色是嫉妒根伢子，还是为自己着愁。

蛮子回来后，跟叔母说了根伢子娶老婆这红红火火的事。

“蛮子也会有这一日，快呐！”她说，“今日给你算了张八字，那先生说，不等修路好，你就能交好运。”

“是么？”蛮子似信非信，脸上浮起一丝微笑，愿那八字先生的话能灵验，不久能交上桃花运。

“叔母，你看这种颜色的好么？”蛮子将那斤红毛线交给她。他把希望全寄托在她身上，有如孩子对娘一样真诚。

她捧着毛线，象捧着红花妹子，笑了。

蛮子也笑了，多少带点苦味。

忽一日，蛮子又下山了。这回不肩木头，背了床毯子。

昨晚，整整一宿，蛮子与她坐了一个通宵。

“叔母，我走了，你会更累点。”蛮子低着头，说。

“累惯了，没啥子，只是……”她有点担心。

“那里人多，不怕。”蛮子干劲说。

那天，蛮子在坳里见了修路队，那里尽是后生伢子，也夹杂着好几个妹子。男男女女在一起，做起事来，有说有笑，真有味。

“我十天回来一转，重事你莫做。”

“去吧。”她答应了。

坳里比山里人多点，混熟点有好处，说不定还能叫哪个妹子看中。蛮子到修路队去做事，有的是力气，他想他们会要他的。蛮子这样想着，心下宽松了许多。山风吹来，凉爽爽的，不觉得热。他清了清喉咙，打个“哟嗬”，望空唱起了山歌：

过了一坡又一坡，
坡坡竹子尾拖拖，
手扶竹枝低头想，
爱我的妹子是哪一個？

蛮子在山里生，山里长，二十几年，听了不少山歌，也唱了不少山歌，可从未撩拨得哪个妹子与他对唱过。

山间幽静，山风徐徐，枝摇叶动，歌声在山间回响。蛮子陶醉在自己的歌声中，冥冥间竟觉得山中隐隐传来对歌声。那歌声不响亮，但听得真切。对！是个女子的歌喉。

蛮子站住脚，心中好不快慰的朝那传来歌声的远处望去，对面冥蒙的树林间似有红衣闪动，朝这边慢慢飘来。蛮子傻了，愣了，久久地注视着。那是个妹子，正从石坎上飘拂下来。莫非是在梦中或是碰到错路鬼走到阴间去了？他擦擦双腿，又在脸上揪了一把，发现自己仍在山路上。他又想，莫不是自己想女人想懵了，自造出来的冥间幽魂？再一细看，那山坎上分明有个实实在在的人儿。他又唱了：

我看妹子下石坎，
小妹人品实好看，
着的虽是粗布衫，
当得别人着绸缎。

蛮子的山歌唱得轻轻的，他怕吓着了那妹子，掉到山下

去。

蛮子唱着，双眼瞪得圆圆的，凝望着那妹子，等待着回歌。过了好一阵子，对面未丢过歌来，再看那红衣妹子，一闪一闪隐入了树林间，那衣角一起一落，蛮子的心也随之蹦一跳。刚才唱歌的分明是那妹子么，为何不唱了？为何飘飘逸逸躲入林子里？莫非这妹子真是个血枉鬼？蛮子这样一想，不觉毛骨悚然，跌坐路上，昏了。待蛮子醒来，出了一身冷汗。他再也不敢往树林里看，赶紧拣路朝岭下走去。

蛮子走后，她收拾了一下屋前屋后，屋里屋外，打算去冷水湾走一趟，去问问根伢子的新媳妇，看她那娘家有没有合适的妹子，愿意嫁到山里许给蛮子，这样想了，就动身了。

当她来到蛮子发现红衣妹子的地方时，心中也突地一楞，打了个滑脚，头上一声声撵尸鸟的叫声。她“呸”地吐了一口，骂开了：

“油煎你，火烧你！”

“油煎你，火烧你！”

撵尸鸟，在云岭是一种很不吉祥的山鸟，叫声凄惨。只要它一叫，天地间就会发生凶事，以至死人。谁听到这种叫声，得赶紧咒骂它，越狠越辟邪。山民们都这样说，这样做。

她一面叫骂着，一面往四处看着。没看到异常事，心下定了定。正待赶路时，忽地看见对面林子里有红衣飘动，以为是碰上血枉鬼了，心下不觉一怵，再定睛看时，却见那红衣飘动处，正是一个妹子在那里慢慢走动。那是谁家的妹子呢？为何钻到林子深处去？她赶紧追过去。穿过一片竹林，钻过一片林子。忽然，她晃晃悠悠地站住了，脚下是一条深

沟，她过不去，离那妹子立着的地方却不远。

这里离溪边山路却远了，树大竹高，草深林密。天色变暗，山风习习，阴气森森。那妹子虽隐在树丛间，红衣却更显眼，眉目也看得清。那妹子愣愣地望着这边，乌黑的眼珠闪着光。

啊，多迷人的面庞，多娇媚的五官，要是蛮子见了，那魂也会被她勾了去。这妹若愿意，她定要把这妹子娶到家中去，让蛮子欢喜，让土砖杉瓦的屋前屋后响起妹子的笑声，让一家人过得快快活活，让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她深情地望着，那妹子也凝眸不动，她想喊妹子一声，又怕吓了她。过了一会，似听得嚤嚤的哭声，是那妹子在哭，哭一会又嘻嘻几声。她为何这样？是有万般苦情隐在胸中？还是……

倏地，那妹子不哭不笑，昂起头，啊，那脸怎地变得惨白惨白，双手抹了抹乌发，转过身，朝那边走去。她移动几下身子，要看清那妹子向何处去。待又看清那拂动的红衣时，那妹子朝一株大树走去，过一刻，那妹子不动了，双手下垂，双脚笔直。啊！大事不好！她在沟边来来回回地寻着路，找到一处稍窄处，一跃跳了过去，不想衣服被树枝一挂，跌在沟坎上，压痛了腰子，半天才爬起来。再看那妹子时，竟吓了一跳：那妹子吊在那大树的粗藤上。

她跌跌爬爬地奔过去，一把托起妹子，放了下来。摸摸那妹子的胸口，还有些许温热，便慌慌忙忙地将妹子驼在背上，拣路背回家去。

一路上，她吃尽了苦头，衣服挂烂了，脸划破了，脚下掉了鞋，流着血。倒下又挣扎着爬起，爬过林子，爬过花丛，爬过漫流着泉水的湿地……